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四

經濟編

君類

君德

後唐主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晏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

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內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于中外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周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

其英武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

遠邇哀慕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嘗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可惜正在此）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

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其一者厚矣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眞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寛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稱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

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日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

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

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曏時則爲讐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王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聖學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

臣未聞與義爲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予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

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臣厯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

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
卿等勞爾

英宗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
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
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
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
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
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
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

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

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
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
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
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
聖躬莫過於此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爲順
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程頤論經筵事
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
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
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

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雖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人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

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王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

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益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

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負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眞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

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敎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務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

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盛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聽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

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上太皇太后書

哲宗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公著嘗固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

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説、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

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　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孝宗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以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元學士承旨巎巎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
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巎巎取比干圖以進一日
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
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
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
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
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
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
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帝號

唐德宗時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竊秦德襃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文宗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

飾徽稱之時帝善之辭不受

南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德運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

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
尚青

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
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

王命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
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
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

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

受命而帝者乎漢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班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禍亂作王命論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班彪王命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

寧可以同此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絶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時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僶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愜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

咸蒞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至于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靜漢末之交爭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

以尊有德闇闇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强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闇人受尊于微弱習鑿齒晉魏論

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日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

庚之徙亳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遷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系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徙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

驅士女爲肉籬指衣冠爲芻狗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猶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

頌德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輯志器械一量同書文

右上平愼黔首

刻文至此極矣

宇。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

責五帝斥三王甚乎李斯陋哉

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是秦政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登琅邪臺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隳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刻碣石門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齊俗黔首齋莊羣臣誦

[illegible]文尚有
皆處

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猳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登會稽山刻石文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
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
澤之、非唯濡之、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
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
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
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
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與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
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
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
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
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
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
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王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
遂稱平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

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孽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

能享祚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矯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揚雄劇秦美新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郤、郁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陛下蝃蝀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絲以蓋天郭玄謨以闢宇華官山藏玉堂海紺雲蕤景陰金門林蔚拔足祟長揖之賓吐飡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紡是以四海之内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軛良平鳳栖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内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逝虜霧散遺滄雲徹氾時雨以清天灑

往塵以肅地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彌檝氷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捽鋒咸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

晉 陸雲

盛德頌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五

經濟編

君類

大計

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敎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其人非）（共事非）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
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
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
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日諸將亦其本謀）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

亦善則歸
爲大吉信
料嘗不附
道哉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妙。

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

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梁武帝時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

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覩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

暗臣奸。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禮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

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

師宜自夏秋畜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比魏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起兵

隋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衛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又逢

君子不相
伊其可懼

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偪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文靜早已知之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款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國事日非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

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

執汝

得此甚妙

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往詰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强、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坐不安、参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世鐘武士彠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皆

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勑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禀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

論者若佩
張皇可全
與世又

當臣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
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
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
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
旬月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
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
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
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欲
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之
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與晉陽府司

馬劉正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巳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興復

唐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巳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

事君只此兩字可守

奇妙

一豎所危、將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爲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見害陳國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

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太子中宗復位

宋高宗時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

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狥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

心、共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

可恢其一幸東南天下事必不矣是以圖敵也

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

今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叅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巳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負、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奬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營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巳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欵、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

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喻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輙弃戍哉、元行省又欲弃廣之肇慶府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史澤之子也、

親征

後周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逋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

世宗曰。崇幸我大衆。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

宋眞宗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

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

高宗時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賛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㷚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

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請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咢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咢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咢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咢之有先見也。

廢立

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

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元帝所不用、霍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

既知廣陵一人竟不如昌邑大抵不學無術

立之、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

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
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
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
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
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
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縣、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
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
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
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
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

首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
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
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
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
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
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
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
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
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

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曽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曽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巳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梁冀忌質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李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

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

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宋寧宗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

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隙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衞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

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進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齊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齊王出居湖州

勸進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

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晉閔帝爲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磾在冀州上表勸進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藺救宋重胝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黯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 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
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
鎮雅俗不習孫吳遘兹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
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 任昉

百辟勸進
今上牋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后取讓成而後得
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
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

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晉王拜奉朝請周嵩上疏